

## 旅人凝望

## 古城里,那些窖藏的时光

□陈爱松

隋唐大运河像一条金光闪闪的丝带,一头系着洛阳,一头串起了豫北古城。

永济渠从洛阳出发,沿洛河,经黄河,进入豫北大平原,与古黄河、卫水、淇水,共同织就了一个千年古城的繁荣。此地有与洛阳同洛仓、含嘉仓齐名的黎阳仓,有比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还高、还早的大伾山石佛。

和洛阳的皇家威严、富丽繁华不同,这座沉稳隐世的古县城,似乎是被时光遗忘在这里,又似乎是特意窖藏在这里,散发着原汁原味的古朴气息。

它的名字叫浚县。是的,疏浚河流的“浚”,但它现在念xùn,一个独属于它的音。轻轻一读,千年的水涨水落中,就有此起彼伏的挖河、拉纤、划船的号子从历史深处传来。

古城的早晨很安静。夜里下了一场雨,巍峨的城墙泛着青铜器般的色泽,北大街两边不知名的树在风中翠碧如玉,把古街掩映成一个绿色的穹窿,好像一条时光隧道,石板路一直延伸到绿色深处。

临街建筑多是两层,青砖,格窗,雕檐,翘角,不管是书肆、书画室,还是绣花屋,都像一本线装书,散发着沉静的气息。

在街边的小广场上,我看到了三

株古槐。不知道生长了几百年,老人一样,风里,雨里,时间里,它们都在那里,与古城同立。树旁,有供人休憩的干净的木长椅,写着“认认真真做事,清清白白做人”一类朴实的箴言。

老街,很适合写生或摄影,处处都有入画的小景。一个临街庭院的扇形窗,用瓦片叠成鱼鳞状,隐约着小院中的石榴树、木格窗。街边不时岔出的小巷,总有花草相伴。随意步入一条巷子,就会出现新的风景。别致的石门,名人的雕塑,新潮的励志标语,都令人驻足良久。

在大街交会处,矗立着一个琉璃瓦的重檐高阁,叫文治阁,又叫钟鼓楼,建于明代。每一块匾额,都像一本古册的题目,散发出深沉悠长的文化气息。晨钟暮鼓,悠悠敲响一座古城的日出日落。

阁下四面拱形券孔门,通向四面的大街,阁下石板还是当年的故物,被时光打磨得光滑无比。保洁大姐告诉我,每到正月里玩社火,高跷、旱船、狮子队都要从文治阁经过。社火一直到二月二都不散,全城都是人,热闹着呢。我的眼前似乎有担着各色商品的小贩经过,有吹着泥咕咕的孩子们欢快地跑过……那是古城记

忆深处的东西,就像一帧一帧的电影画面,永不褪色。

街边的早点铺里,已是忙碌时分。米粥、胡辣汤、豆沫……有十来种。买早点的老街坊,相互打着招呼。坐下来,要一碗豆腐脑,咬一口小油条,啜——油条中藏着鲜香的蘑菇条。

太阳在槐树下筛出一地金斑。古城彻底醒了。街头的叫卖声、茶馆里的谈笑声,还有隐约传来的大平调戏的曲声,让人感受到一种真实而又遥远的味道。

西大街路南,有一处世袭翰林府,是先贤子贡的故居。子贡是儒商鼻祖,他散财济穷,资助孔子周游列国。孔子去世后,子贡在坟前守孝六年,插在坟前的两根衰杖竟生根发芽。子贡感念恩师为世之楷模,就给这两棵树取名为“楷树”,一棵种在山东曲阜的孔林,一棵种在家中。日军制造浚县惨案后,那棵先贤亲植的楷树竟渐渐枯死了。树木有荣枯,精神永不绝。我在庭中站着,仰头看着风中簌簌作响的树,听到了来自岁月深处的“子贡问曰”。

我为不能看到楷树而遗憾,当地朋友笑了——北大街两旁都是楷树。哦,先贤精神已开枝散叶,遍地绿荫了。

古城人特意留下了一段明城墙,在西门,近八百米长,是用石灰掺杂着棉花、麻头做成的夯土墙。它挡住了河水的泛滥,挡住了战争的箭弩,见证了历史的变迁。几百年过去了,风雨把它剥蚀得凹凸不平,青苔又怜惜地贴近它的脸颊。

城墙外,卫河和护城河交汇,静静地流淌着。一位老者坐在旁边,手机里播放着大平调。老者告诉我们,这就是运河,他小时候,河里还可行船,拉纤的人,沿着河边,弓下身子,喊着号子前行。

“两架青山一溪水,十里城池半入山。”城墙之外,还有无边的风景。

东南角的大伾山是座文化名山。儒道释比邻而居又和睦相处,汉唐古柏不可胜数,历代摩崖题刻随处可见,王维、范成大、王阳明等二十多位著名文人墨客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……一路走来,目不暇接。

站在大伾山上西望,民居和古建鳞次栉比,相互交融。大道之上,九座石碑坊次第排列。对面的浮丘山和大姑山上,寺庙殿宇在阳光下金碧交辉。

这隐世一般的古城,不知道藏着多少风景、多少故事。可惜行色匆匆,不能细细相读。我知道,我还会再来的。

## 故园漫忆

## 芦苇

□白雪献

一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,两边大片密密匝匝、高高低低的芦苇很是抢眼。向后走,才发现芦苇如众星捧月般围着博物馆主建筑转了一圈。

春夏季节芦苇细长的叶子柔柔的,在微风中如绿丝般舞动。到了秋末冬初,一丛丛、一簇簇白色的芦花让人眼前一亮:它洁白、轻盈、柔美,无风时如静态的油画,摇曳时让人心旷神怡。

“芦花白芦花美,花絮满天飞……”优美的歌声从心底飘出,同时也让我想起我们这里原来遍地的芦苇。

我的家乡地势低洼,是盐碱地,经常存水,遇到雨季,便成泽国,长不成庄稼,人们就种植芦苇,使光秃秃、白茫茫的水洼地、盐碱地变成绿油油的芦苇荡。

那时我们一出村子,便是“苇子地”。小时候,我去外婆家、姨家走亲戚,所走之处,不管大路小路,路两边全是芦苇。那芦苇比现在博物馆旁边的芦苇高大粗壮,芦花是浅褐色的。

春天,万物复苏,青草萌芽,苇子地里,一个个小尖尖拱破地面,从地底下钻出来,直指天空,齐刷刷噌噌地往上长。

你这次看它们还是一大片光溜溜的绿秆秆,再路过时它们已经像甩鞭子一样,把尖脑袋松散开来,每一节都甩出一片宽宽长长的叶子。

长高的芦苇,是密不透风的青纱帐,遮挡视线,让人看不见远方。芦苇丛中鸟儿飞来飞去,喳喳鸣叫着。地上各种野草、野花与芦苇相伴,展示着它们各自的生命力。

芦苇春夏绿意盎然,秋天慢慢变黄,浅褐色的芦花摇曳在空中。初冬时节,人们用镰刀把它从底部割掉,一捆捆靠在生产队饲养室的墙边或村边的空地上,它们将成为后边一年内社员们手中的活计。

农闲时节,生产队里的老人们坐在阳光下剥掉苇叶、苇秆,男劳力有人干破篾的活儿,有人站在大石滚上碾篾子,最后编织苇席的大多是姑娘、媳妇们。

破篾子是技术活儿,把一根芦苇用力从破篾器这头塞进去,不停地推送它,那头就出来三根均匀的篾子。

破好的篾子摊开在专用的平地上,用大石碾在上边碾压。碾篾子的人站在石碾上,像走路一样,两只脚在上边不停地前后走动,石碾便在他的脚下自如地前走走、后退退。渐渐的,硬硬的芦苇变成柔软光滑的篾子,再经过姑娘、媳妇们的一双双巧手,编织成一张张苇席。

我小时候去我姨家,就爱蹲在编织席子的人跟前学怎样排头、编织、赶边儿。后来,我们在学校勤工俭学,在生产队参加劳动,我便是编织苇席队伍中的一员。

芦苇除了用来织席,也可以把只刷掉苇叶的苇秆织成苇箔,它是建筑房屋时铺在房顶瓦片下的重要材料。芦苇制品更是那时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。

后来,水位下降,没了泽国,没了盐碱地,苇子地变良田,种上了小麦、玉米,成了米粮仓。

而密密匝匝的芦苇荡成为我记忆中永远的风光。

## 生活空间

## 奖状

□陈建东

在我的箱子里,收存着数十张奖状、荣誉证书。有工作所在单位发的,有上级部门发的;有单项奖的,有综合奖的;有工作业绩突出的,有写论文、征文的……每一张奖状都记录着我的一段工作经历,或多或少都与母亲有关。

我的母亲是很看重奖状的,尽管她留着一双小脚,一辈子没有获得过一张奖状,但她看到奖状那一瞬间,赞许、欣赏的表情,一下子从脸上流露出来,满满的笑意,仿佛那奖状就是发给她老人家一样的啊!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,在一次统考中,我教的班级取得历史第二名、语文第一名的成绩,学校给我发了一张奖状。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获奖,心情很激动。母亲接到手里,像欣赏一件珍宝似的,左右端详,有些爱不释手,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,尽管她并不认识奖状上面的字,还是连连说道,孩子,你可算给妈长脸了!我因此获得一次高规格的待遇——母亲给我做了一碗手擀鸡蛋捞面条。

看到母亲如此高兴,我自然想起早些年三哥在部队获得“五好战士”奖状,被大队干部敲锣打鼓送到家里的情形。母亲接过奖状,激动的泪花挂满眼眶。儿子争气,母亲荣光呀!

我明白,我的每张奖状里都有母亲默默奉献的功劳。母亲每天起早贪黑为我做饭,缝洗衣服,冬着棉,夏穿单,都是由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。我才有充足的时间去从事教学工作。

母亲是位家庭妇女,一辈子养育了六个儿子。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,够她熬煎了。母亲没有进过校门,斗大的字不识几升,但这并不妨碍她对儿子们寄予厚望,盼望着他们有出息。她没有大话虚话,她觉得儿子拿着公家的钱,就得教育好学生,不能得过且过,不能给父母丢脸。儿子获奖了,当然让她幸福满满。

早些年,单位发一张奖状,并没有多少物质奖励,可那是一种精神激励,一种对工作成绩突出者的认可,一种对先进者的褒扬。每每看到奖状,母亲的叮嘱就会在我耳边回响,一种力量在鞭策着我,让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

好浇水,挖沙机又天天在河里挖个不停……”没等母亲说完,我便风也似的朝伊河岸边跑去。果然,稻田不见了,眼前有的是一个连着一个的深坑,干巴巴,冷凄凄,死气沉沉。

我的心揪成一团,仿佛从前的一切只是一个梦。

转眼,我大学毕业,成家立业,定居洛阳。当我再回到家乡时,竟然认不出来了。离家时千疮百孔的伊河,早已换新颜。河水碧绿,湿地葱郁,白鹭翩翩飞,野鸭水中嬉。两岸绿树成荫,生机盎然。东岸大堤上,当年被毁掉的稻田,经过回填修整后,比以前更广阔,浇灌也更加便利了。

此时正是盛夏时节,微风吹过,眼前绿浪翻滚,很快便和记忆里的稻浪重叠在一起。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,想起这句话,我的心中顿时亮堂起来。有国家改善生态环境政策的支持与引导,有父老乡亲们勤劳的双手,家乡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。

“妈,咱打了恁多大米,为啥不多蒸些?”我忍不住问起母亲。她看了看我,我说道:“你舅舅、姨妈、外婆家都没有稻田,得给他们分些尝尝鲜……”看出我不开心,母亲又解释道:“亲戚间得互相帮衬着才能长长久久,咱家可没少得他们的帮衬。”我似懂非懂,便不再言语。

后来,我到县城读书,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偶尔回去也没有再去插过秧,也没有再吃到大米饭。有一年恰好秋分时节回了一趟家,晚饭竟是玉米糊,我问母亲:“咱今年的大米分完了?”

母亲先是一愣,继而答道:“地都没了,哪儿还有大米?”看我一脸的诧异,母亲解释说:“这几年,秧地本就不

## 风吹稻浪

□李弯弯

我家住在伊河岸边,那儿土地肥沃,适宜种稻。夏秋时节,东岸边那宽阔的稻田随风起伏,蔚为壮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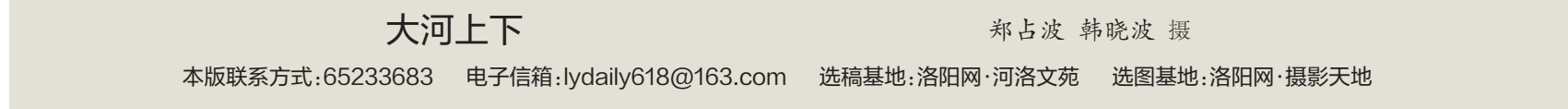
每年春末夏初,跟着母亲去插秧是我们姐弟三人的必修课。此时的稻田喝足了伊河水,明晃晃闪着亮光。母亲麻利地扎起裤腿,挽起袖子,赤脚踩进田里,飞速插起秧苗。我们也学着纷纷下田帮忙,可惜经验不足,又耐心不够,插出的秧苗不是深浅不一,就是歪歪斜斜。母亲也不责骂,笑一笑拔出秧苗重新插上。她满脸淌着汗水,衣裳湿透,仍弯着腰忙个不停。

插秧辛苦,稻田管理更辛苦。炎炎夏日,若河水上涨,需引水浇灌。倘若水位下降,就要在地头挖出一个深

水坑,用盆或桶舀水灌溉。这活儿,天天都要顶着烈日干,辛苦可想而知。好在,秧苗喝足水后,噌噌直长,不知不觉中拔节、抽穗、扬花,结出沉甸甸的稻穗。

秋天到了,黄澄澄的稻穗垂头弯腰,展示着饱满的颗粒。轻风吹来,稻浪翻滚,母亲的笑脸一天比一天灿烂起来。当稻子被收割回家,碾成白花花的大米时,母亲的笑脸更灿烂了。大米饭上桌了。看着晶莹剔透的米粒,闻着诱人的米香,我们姐弟三人早已口水直流。

“吃吧!”母亲一声令下,我们立刻就冲了上去,每人盛上一大碗,狼吞虎咽吃起来。碗里的米吃完了,碗底也被舔得干干净净。想再盛一些是不可能的,因为锅里早没了。



大河上下

郑占波 韩晓波 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3

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

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

选图基地: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## 时代心曲



## 无畏勇士

2024小记者军事文化夏令营火热报名中

22年金牌传承, 30000余个家庭的共同选择



**A计划5天营: 特战先锋**

**B计划9天营: 丛林猎人**

咨询电话: 63232410

伏老师 17303798878 孟老师 17538819925

报名地址: 洛报集团定鼎南路办公区3号楼3楼小记者俱乐部或城市区各洛报读者服务中心



**A计划5天:** 小记者1480元, 非小记者1780元

**B计划9天:** 小记者2080元, 非小记者2380元

**开营时间:** 7月25日、29日, 8月2日、6日、10日、14日、18日

**年龄限制:** 6岁~16岁

**活动营地:** 国家4A级景区栾川养子沟

**特别鸣谢:** 科迪巨尔乳业洛阳有限公司